



东方 马其诺防线 大揭秘

(下)

侵华日军

伪满洲国境

要塞群实录

周艾民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东方 马其诺防线 大揭秘

(下)

侵华日军

伪满洲国境

要塞群实录

周艾民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方马其诺防线”大揭秘：侵华日军伪满洲国境要塞群实录/周艾民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1

ISBN 978-7-80109-979-2

I. 东… II. 周… III. 日本—侵华—史料 IV. K265.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7893 号

“东方马其诺防线”大揭秘·下

出版人 和 龔

作者 周艾民

责任编辑 卢晓萍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100032)

电 话 (010) 66509360 (总编室) (010) 66509246 (编辑室)
(010) 66509364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字 数 325 千字

印 张 24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7.80 元 (全二册)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66509618

目 录

第四章 突破“东方马其诺防线”（续）	1
3. 大昭奉戴日	1
4. 为天皇“玉碎”	14
5. 后贝加尔方面军	27
6. 远东第一方面军	32
7. 远东第二方面军	39
8. 胜哄山落日	45
第五章 为了难以忘却的历史	54
1. 是谁葬送了无辜的生命	54
2. 站在要塞废墟上看日本	59
3. 土地属于人的种族	72
4. 时间让殖民文化更具观感	79
5. 英雄——中国人民不会忘记	84
结语	100
附录 1. 侵华日军伪满洲国国境要塞阵地大事编年	108
附录 2. 侵华日军满洲筑垒地域的军事图谋与覆灭	135
附录 3. 要塞战俘劳工在哪里？——43 名战俘工录访记	151

第四章 突破“东方马其诺防线”（续）

3. 大昭奉戴日

8月8日是日本关东军在满洲度过的最后一个节日——大昭奉戴日。这个日本传统的皇家节日，一改以往的喜庆气氛，但基于习惯，各部队不得不在战备中度过自己的节日。

驻守在满洲国境筑垒地域的日军守备队，提前为节日准备了充足的蔬菜、酒肉，还调来了慰安妇和歌伎，供守备队官兵尽情享用。然而，他们根本就没有预料到，8月8日是苏联对日宣战之日。

从午饭到晚饭，日军官兵虽然没有忘记战备值勤和巡视，但是放假的士兵还是在大吃大喝、轮奸慰安妇中进入梦乡。

大昭奉戴日的夜晚，乌云密布，天色沉沉。

面对战争暴风雨的来临，日本士兵的心情是复杂的。在苏联进攻前侦察兵抓获的俘虏中，多数在审讯中回答：现在，苏联参战后，日军将被打败，但士兵仍然要忠实地履行自己的天职，因为这是日本民族的要求。从这一角度看，苏联红旗第一方面军先遣支队在攻克密山安康村哨所时，缴获了一本日本兵日记，其日记内容颇为耐人寻味。别洛鲍罗多夫在《突向哈尔滨》中详细地记述了这一情节。这是一本袖珍笔记本，封面上印着烫金方块字“圣战日记”。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七日”（日本舰队进攻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的日子）这一天，这位普通的士兵写道：

● “东方马其诺防线”大揭秘

“大东亚战争开始了，这是一个不能忘却的日子！”扉页上贴着一位“特攻队（神风队）”队员的照片，下面贴着从报纸上剪下的日本天皇、希特勒和戈培尔的照片。日记中三次重复提到自己被征入伍的日子，并解释说，这是他的第二个生日，日记中还有许多从军事歌曲集中抄录的歌曲，其中一首是他在战死前几天录写的，看来他十分偏爱这首战士的歌。

日本的士兵不惧怕任何困难，
他们永远在微笑，
他所需要的一切，
就是背包中的一口米和一包烟草；
士兵永远没有烦恼，
他像樱花一样欢乐；
你应当主宰世界并把时间推进，
因为他服务于我们神圣事业；
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天皇的子民，
生来就是为天皇去死的；
我们将把太阳升起在乌拉尔山上，
再回家乡探望父母和心上的姑娘。

.....

日记中，也有一些为母亲和未婚妻而写的伤感诗句。别洛鲍罗多夫边翻看边想起他曾在不久前于德国边境上缴获的德国士兵日记，他们相隔着万水千山，但士兵的日记内容却是多么相似啊。二者有所不同的是：那边是把旗帜插上莫斯科的城头，深情怀念家中的金丝雀；这边是把旗帜升上乌拉尔山和思念樱花的开放。

而悲观的日本人不在少数，就连日本警、宪、特人员，在暗地里也

露出人的自然本性。从绥芬河市公安局保存的当年审讯笔录档案相互印证看，就反映出相当一些警、宪、特人员战前的真实心理。

绥芬河特务机关是牡丹江市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的一个分支机构。随着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他们是最先得到消息而最先预感到末日来临的，因此士气低落，精神沮丧。

一天晚间，上田武长对翻译刘志鹄说：“日本人的民族性，我想能胜，但据现在的形势看，也很难说能胜，失败也是有的。”

日本人生山是绥芬河特务机关满余班负责人。一天夜晚，他同特务王尔玺等人打完麻将喝酒，听着收音机说：“大东亚战争一定够呛，日本一定完蛋了。我回不去国了，我得死在这里了。”边说边喝边掉眼泪。

6月底的一天，生山和张广芝在绥芬河大通街“广生园”饭馆喝酒。生山问：“你看我的满语（指汉语——作者注）说的怎样？”张说：“很好，听不出是日本人。”生山是日本外语学校毕业，精通汉语。他接着说：“如果日本失败时，我化装成中国人，咱俩合伙做小买卖可以吗？”张回答说：“可以，但要到下边去，不能在本地。”

特务机关派遣的武装间谍周天燕等3人越境，3天后周天燕自己把腿打伤跑回来，说是被苏军打伤后逃回来的。5月的一天，关笑芋和刘某越境，第二天关笑芋自己回来，说越过苏联铁丝网时刘触地雷，伤重不能走，后又遇到苏联骑兵，自己就回来了。但根据跟踪监视的特务判断，他可能是半路杀死同伴跑回来的。7月某日，警察队特务宿盛和关笑芋被派遣越境，几天后回来拿了颗苏军手榴弹作为越境物证。所说的情报与国境守备情报班的观察根本不符。看来，很多人已不愿意或不敢为日本关东军卖命了。

此时，绥芬河宪兵分遣队也一片恐慌。5月间，宪补赵乾新叫来铁路警护团的付永久，偷偷说：“有要紧事，上级下来指示，日本有退出东北的可能，须急速组织留守人员。你可以带五个人一组，你为组长，不管

● “东方马其诺防线”大揭秘

哪国军队到绥芬河，首先要了解军事情报，特别是新式武器，军队驻地。把情报写好后送到牡丹江柴市街18号。苏军进来的可能性大些。”

7月中旬，宪兵队接到命令，全队清点物资和文件，重要的文件发走，一般的销毁。此项工作于25或26日完成。队室内只剩下几张办公桌，一张地图，说留给特务机关用。队内人员及家属都待命外调。随后杀了两口猪于26日或是27日晚7时许，宪兵队员及家属在义合饭店宴会。分遣队长陆军准尉冈田勇让大家干杯，接着互相敬酒，然后轮流唱歌。没人讲话，因为都不知到什么地方去，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命运。

8月1日，接到命令：绥芬河宪兵队撤消，队员调走，但不许带家属，包括日本人家属。次日，该队大部分人调到绥阳宪兵分队，点检后与当地调出人员一同去牡丹江宪兵队本部，被编为警备大队，调往安东、鞍山等地。

绥芬河留下分遣队长冈田勇、特务班长加藤太一曹长、小石军曹，日本人俄语翻译原田进、宪补王惠民（别名王执中）、马丁坂平，按通知要求将并入绥芬河特务机关。

8月9日1时，苏联远东军第一方面军第5集团军向绥芬河国境筑垒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枪声、炮声、坦克的轰鸣声响在一起。早4时许，绥芬河上空出现苏军飞机，来回盘旋。

天刚亮，暴风雨渐息，留下的宪兵队人员已在该队礼堂集合。队长讲话：“情况紧急，把各人的家属集合起来，送到安全的地方。我们都上北山（天长山——作者注）去和他们决一死战。”于是，两名中国人宪兵照看东西，一名日本宪兵安排家属，其余人都回去领家属。不多时间，日本人家属积聚到宪兵队，等候去向。

宪兵队队长对宪补王惠民说：“你也把家属领来。马上到阜宁镇找区长要四五辆马车，在12点前把枪弹、被服和粮食送到三道洞子（国境筑垒火力点——作者注）前线。”王惠民答应着跑了出去。

王惠民跑到家，同老婆一合计，决定隐藏起来，他们抱着孩子跑到义合饭店藏到地下室里。中午，街公所门前被炸，少掌柜指名王惠民回家去看看。姜家鞋铺老头遇到王惠民说：“王先生，你快走吧！加藤班长领着宪兵气冲冲跑来找你两、三次啦，都找红了眼！”王惠民害怕地又跑回义合饭店地下室。掌柜的说：“你们找地方藏吧。宪兵找上来要粘包的呀！”王惠民一再苦求，藏到下午五、六点钟，快天黑时，领着老婆孩子跑到张老蔫家屋后防空洞里隐蔽。晚上，王惠民和老婆潜回家，抱着贵重东西躲到一个皮匠家。

这一天，是日本的“大昭奉戴日”，绥芬河特务机关，除了机关长新井三郎去牡丹江开会以外，其余人除了值班的，都在家休息。苏军进攻后，立即通知集合，日本人山本去找张广芝，生山去通知负责收容所的刘志义。刘志义问：“收容所的人说他们走没路费怎么办？”生山说：“给他们大烟。”

早晨6点左右，张广芝、刘志鹄、腾岳岚、生山、岩仓、秦正二都集中到了特务机关。此时，屋地放着一箱刚从楼下仓库搬出来的子弹，桌子上放着十几瓶烧酒。刘志鹄与腾岳岚和一个日本人往瓶里灌药面。张广芝问刘志鹄：“你灌什么？”刘志鹄没吱声，腾岳岚白了张广芝几眼。看样子是毒药，谁也不再问什么。

过了一会儿，刘志义来了。生山正往牡丹江特务机关摇电话要请示，但线路被苏军切断了。

8点钟以后，特务系主任桥本典治收听广播，得知苏联确实对日宣战了，又见绥芬河上空苏军的飞机盘旋扫射，指示韩明国和特务系分队长户藤把主要档案、密码拿到院子内厕所烧毁。特务系内勤警卫王文惠受命跑去装文件。警察署和特务机关的文件共两大卷柜，又两小卷柜，装了四、五箱搬下楼，准备潜逃。

天长山国境筑垒阵地位于绥芬河市北3公里处，是离市区最近的也

● “东方马其诺防线”大揭秘

是最坚固的一处地下要塞。警察队先进山洞。特务系主任说了一声：“电报局的来了，就让进来。”这个洞口朝南，有两扇铁门。进去后分开，警察队被安排在上层洞子紧角处。这里有30多人，警察队27—28个人，还有警护团的三、四人。都不许乱动，等待命令。

不多时，宪兵队留守人员和家属进来了，市区内日本人家属在午后也退到要塞里，还有被胁迫拉运东西的几名中国人马车夫及马匹，共有200多人。

根据日本《战史丛书·关东军》第二部第一章记载，绥芬河驻屯司令部设在天长山。驻守绥芬河地区的是第3大队，战前属步兵第271联队，大队长石岛长吉大尉。其中第10中队配属在靖国山、前山由桥本秋夫军曹全权指挥。绥芬河阵地北部大铁山阵地配属了第9中队38人，由近藤茂中尉指挥。8月9日凌晨1时30分，在苏军炮火猛烈轰击中，近藤中尉所属阵地被炮火包围，其中10名日军战死，其他约20名逃往后方武藏山阵地，与上和野佐佐卫门伍长等29名日军汇合向绥阳方向撤退。大铁山东南方的金龙山阵地，在战前就撤离阵地与大日山阵地第9中队竹内俊夫见习士官等67名日军汇合。位于绥芬河城东北部的核心筑垒阵地天长山战前驻守着以第3大队长石岛长吉大尉为首的约300名日军，按照在战前根据驻守在穆棱第124师团司令部椎名正健中将命令，将位于天长山西部的地久山阵地放弃，集结到天长山的全部兵力，战前还集结了绥芬河城内的“在乡军人”约200人，同时，要塞内收留的绥芬河避难的伪、警、宪、特人员及其家属（包括日军老人、妻子、孩子）约150人，共计650人。步兵第273连队第3大队，战前临时配备在观月台地区，其中第10中队驻守鹿鸣台南部808高地，大队长为土荣太郎大尉，同时配有野炮营第116连队（41式山炮、90式野炮、15厘米榴弹炮共计24门）。绥芬河、观月台、鹿鸣台战前总兵力约4000名左右，包括临时征召的在乡军人和朝鲜人。按国境守备队正常编制为1500—2000

人，绥芬河、观月台、鹿鸣台三大阵地正常兵力应在4 500—6 000人，加上野战部队应配属的兵力30 000人左右，可是战前无兵力可以配备，只能以减员七分之一的兵力进行部署。作为这三大要塞阵地，日军只能采取“弱体化”“临时应战措施”。

当日本关东军营造十年之久的一处处国境筑垒阵地被摧毁，5 000公里防线被苏军正面突破一道道口子，1 000公里的地下要塞群变成废墟，成千上万的日本关东军主力被分割围歼，日本法西斯面临全军覆灭的时候，大和民族的尊尊在上的裕仁天皇视臣民生死于不顾，利令智昏，丧心病狂地竟在苏联宣战的第四天——8月12日，昭令关东军司令部，“继续对苏作战”。而此时，离宣告“无条件投降”的时间8月15日，只有不足三天的时间。

伪满洲国的大地上，败将领着残兵节节败退，有多少军官和士兵集体爆炸、自焚、剖腹自杀，效忠天皇。

一个丢掉伤兵后被苏军擒获的日本军医，在苏联受审时说，他不知道上级长官是谁，也不知道关东军司令官是谁，他只知道裕仁天皇和皇族成员的名字。并说：“为天皇而战，为天皇而死！”

陷入被动挨打境地的日本关东军，不是没有制订总体的防卫、反击苏军的作战计划。自8月9日零点，苏军全线发起总攻之时，关东军总司令部就向各集团军下达了总体作战计划，凭借永久性国境筑垒阵地的掩护，各集团军集中优势兵力以二线、三线为主要防线，阻击苏军的进攻，赢得时间，掩护各集团军主力部队在满洲腹地摆开战场，集中打击苏军各方面军团。必要时，以朝鲜的后方基地为依托，会同朝鲜一线的第7集团军，实施大规模反击战。然而，日本关东军错误地估计了苏军的作战能力，又错误地判断苏军不会穿过原始森林和沼泽，企图凭借复杂艰险的边境自然地理屏障和坚固的国境筑垒阵地掩护大部队实施反击，结果没有奏效，进而导致关东军无法控制战局，一直在被动中走向投降、

● “东方马其诺防线”大揭秘

走向覆灭。

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发布“终战诏书”后，关东军总司令部山田司令官召开紧急会议，极力谋划借天皇“终战诏书”、苏军停止战斗之机，调整部队，采取一面通电苏军准备停战，一面部署反击，即便在8月16日下达“停战命令”之后，也迟迟不肯放下武器。苏军已识破关东军企图，并未由于“终战诏书”和“停战命令”的下达而停止进攻，未给关东军任何重整旗鼓、奋起再战的机会。致使无数的关东军将校、士兵在阵地战中“玉碎”。

燃烧在满苏国境筑垒阵地上的战火迟迟不能熄灭的主要原因，除关东军总司令部和各集团军司令部“死守阵地”的命令外，就是日本军人“效忠天皇”、“宁可玉碎”的传统品性所致。

苏军在围歼东宁国境筑垒胜哄山核心要塞阵地的战斗中，日本关东军国境守备队第783独立大队负隅顽抗所经历的一次次悲壮和悲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上“最后一个回合”中的典型战例。

东宁国境筑垒阵地，是1935年（昭和十年），即“满洲事变”后，日本关东军赤羽工作队奉命，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避开苏军的监视修筑的，其秘密工程动用了大批工兵，外围工程强征要塞所在省以外的劳工；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又将从华北、华中战场俘虏和抓获的共产党、国民党抗日军民，秘密押送要塞修筑工地。被关东军自豪的称为“第一号永久阵地”——琿春至海拉尔的14个国境筑垒阵地中，东宁要塞的军事功能独一无二，以其主要的军事地理和攻守兼备的特点，经历了猛烈炮火的考验。在沉睡50多年后，被揭示出来，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最后结束的战场之一。

从自然地理上，东宁国境筑垒阵地，并无屏障般险峻山岭，不可逾越的江河和难以穿行的原始森林及沼泽。而是由长白山余脉的山地和绥芬河、瑚布图河、乌蛇沟河构成的。除了分布在地面上一道道防线、铁

丝网和防坦克壕及混凝土、木石结构的碉堡外，别无特殊的军事设施，看上去也就是一个普通的野战阵地或国境前哨地面防线。

苏军在浅而窄的瑚布图河那边的山坡上，通过观察哨所能看到的是低矮的小山包和南北交汇的河流及绥芬河两岸的稻田。冬天是一片荒凉，到了春天，山上开满了达紫香花、杏花，灌木丛中长满了铃兰、芍药、桔梗，除了稀疏的柞木林外，别无高大的树木，时常还可以看到或听到孢子、小鹿的身影和叫声。而在一座座近乎于光秃秃的山体中，却暗藏着功能齐全、形状各异的永久性地下军事工事，组成了一个强固而庞大，彼此又有机联系的地下要塞群和地面火力交叉网。

核心要塞阵地位于东去的跨国河流绥芬河南岸，南北流向的界河瑚布图河西岸三角形山地。主阵地为胜哄山。胜哄山为东北、西南走向，分别由东胜哄山和西胜哄山组成，东西胜哄山之间由一道低矮的山梁相连。地下要塞沿东西胜哄山以半圆形（又称马蹄形）筑成。总占地面积77 000平方米。主甬道宽1.3米，高1.8米，洞口宽3.1米，高2.25米，能开进中型卡车。据勘察，没有毁于战火，没有堵塞的地下要塞甬道长1945.5米，房间基本完好的总面积为1 007平方米。另据佐藤和正在《最后关东军》中记载，胜哄山要塞共有“16所地下穹窖”，其中分布着“战斗指挥所、居室、食堂、通信室、包扎所、被服库、粮库、弹药库、蓄水库、发电室、便所等，能够容纳1 000名官兵。”“储藏了与外界隔绝后1 000名官兵能够维持一年的生活必备品”。

围绕胜哄山主阵地，在东侧有坐落在国境线前面的朝日山地下要塞，北侧有火力支援的勋山地下要塞和以火炮为主力的250出丸阵地，南侧有控制敌军进攻的营山（另一称荣山）地下要塞。这四个地下要塞是独立的，坚固的，也是互援的火力群。敌军要穿过这一要塞火力群，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如果被敌军攻击某一阵地，其他三面立刻会以各自的优势进行有效的掩护和反击。新加坡要塞的山下奉文大将，作为“覆面将

● “东方马其诺防线”大揭秘

军”视察满洲，当看到胜哄山等4个要塞时，表示非常满意，并大为赞赏。关东军的一名中将参谋视察后，不仅称为“关东军一级阵地”，而且把要塞的绝对安全称为“神话般的奇迹”。高级将领的赞誉，虽带有自吹自擂的成分，但是却说明东宁核心要塞群的坚固和神奇。

令东宁要塞国境阵地上各队官兵困惑和担心的是，1941年（昭和十六年），关东军“特别演习”时，胜哄山要塞阵地一个联队有3000名兵力和充足的弹药，配合了步兵4个中队，炮兵1个中队，组成了第783大队。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部分兵力、弹药都被调走了，至1945年初，仅有650名兵力。“兵员上变为五分之一，装备上变为十分之一”，而有近一半的兵力是补充的新兵，没有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战斗力极其低下。其生活待遇已降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关东军连最熟悉东宁要塞的各级主要指挥官也调走了，东绥司令官是战前刚从佳木斯调来的鬼塚五一少将（中文资料称鬼武五一），胜哄山要塞部队长是8月4日新起用的齐木典孝大尉（中文资料称斋藤俊治），在此前一直由出光中尉代替部队长，而齐木典孝不仅一点不了解要塞的情况，而且还是一个患严重胃病、50多岁、带着高度近视眼镜的老头，已退至后勤负责医院和家属撤退，上司命令又不得不服从。他只好带病，依靠出光中尉提供情况，扼守胜哄山要塞。

齐木典孝大尉出任胜哄山要塞部队长第4天，也就是8月8日大昭奉戴日，上午出光中尉带领650名官兵和补充兵，忙完了“銃剣术”训练后，从中午开始进入大昭奉戴日的酒宴，但他不敢疏忽，他和部下都知道，近些天，国境那边，苏军前沿军情十分反常，种种迹象表明，苏军大部队已开始行动。他亲自带着部下到朝日山和出丸阵地巡视，齐木典孝部队长对出光中尉的责任心非常满意，从一声声“请多关照”的话语中不难看出，他对出光中尉充满了依赖感。而出光中尉对新来的齐木部队长和东绥司令部鬼塚五一少将的一系列行为和胆怯表现，感到十分

失望。

东宁要塞的末日在出光中尉的失望中来临了。

入夜，乌云滚滚。值班下士官八户祐次郎军曹，拿着一封电报，飞快地跑进出光中尉的卧室，递给出光中尉说：“请看一下，来了一封暗号电报，非常奇怪，没有发电人。”

电报开头写着“一国演电”，接下的电文写着“苏军带着战车和炮，集结在国境附近，以明未明（原文不详）为期限，同时进攻。各部队，严加提高警戒。”出光中尉看着奇怪的电报，分析、判断，觉得旅团司令部以往的暗号电报是“一三二”，如今出现了“一国”，不知为什么。虽然电报内容是命令演习，但他打电话询问其他要塞，回答却是没有接到此类暗号电报。他想打电话问旅团司令部，但旅团司令部已编到新京，与关东军总司令部没有500公里以上的直线无线电，无法直接联系。他怀疑是苏军情报部门盗取了要塞密码而打来的伪造电报。虽然觉得这种分析过于荒唐，但是有可能。如果上当而进入阵地演习，那就完全暴露了秘密的阵地。机智而又武断的出光中尉没有把电报拿给齐木部队长看，也没有声张，而是暗下加强了警戒。

午夜，下起了瓢泼大雨，胜哄山要塞兵室里的士兵无法入睡，甬道里没有一丝灯光，只有事务室的办公室上亮着一盏灯。担任人事的书记甲水田健作曹正在赶写明后天准备提议的《关东军动员计划细则附录》的“人马一览表”和“留守名簿”的报告书。他一边写一边问坐在对面的潼曹长：“喂，现在几点了？”

“快到12点了。”潼曹长回答。他是6月份升任曹长的。原担任乙书记，负责部队教育工作。他在写补充教育计划书。两人同命相连，这项军务在将校官兵充足时，由周番副官担任，而眼下不得不由下士官负责。两人常在一起私下议论。

水田突然放下笔，两手举起，伸了一个懒腰，说：“啊，今天太累，

● “东方马其诺防线”大揭秘

连续憋了3天，我快要累死了，不行，我要睡了。”

“今天这么早就睡啊，真不善应酬。”潼曹长笑着，接着擦脸上的汗。他也显得很疲劳。

水田拍了拍潼曹长的肩，独自回隔壁的房间躺在床上，渐渐入睡了。他刚入梦不久，感到要塞外有异样的感觉，他惊醒起来一听，要塞上空有很大的爆炸声，不只一两声。他感到惊奇，侧耳一听，爆炸声是从西边方向传过来的。他惊慌中判断是苏军打来了。他立刻穿上军装，听到隔壁事务室的电话铃响了。

“是，我是潼曹长。”潼曹长正在接电话。水田跑进事务室，接过潼曹长的电话筒。得知第290高地大村曹长负责的南高安村警备队遭到苏军攻击。从电话里可以听到爆炸声。潼曹长听了脸色发青，惊讶声都带着颤音。

第290高地上与南高安村之间只有800米，是第三区负责警戒地区。大村曹长电话告急。水田没有挂断电话，去报告齐木部队长，又让潼曹长去通知周番司令官。这时，出光中尉也惊醒了，把电话打到事务室，得知军情后，代替齐木部队长下达了作战第一号命令，并把“战备甲”传达到各中队，迅速到本部集合待命。水田拿起电话有准备地传达命令，他感到了日常军训中从未有过的依赖指挥官的心情。他看了一下墙上的挂钟，是零点30分。他把早就记得烂熟的“战备甲”命令一口气传达着：“战备甲紧急命令，用小铤、带剑、铁帽、火筒、杀囊袋，以最快速度进入指定阵地的地洞、铤座、炮座，准备战斗。”水田传达命令后，想到自己的责任，怎样分送军需物品和处理所有事务。他首先想到把要塞内的粮食分散保存。他认为应再在要塞前面的山上挖个洞，把一部分粮食埋藏起来备用。于是他带领了30名辎重队士兵，进行一切后勤事务处理。

此时，出光中尉也在下达“战备甲”的命令，随后带上单刀走出宿舍。

他在甬道走着，看到士兵们在慌乱中起床、穿衣，一些士兵则训练有素地叠毛毯，整理物品。值班士兵跑进寝室，喊道：“快，非常紧急……”

在“战备甲”的命令中，胜哄山的第1、2中队迅速地进入各自的枪位、炮位，但被分配到出丸阵地的第3中队则十分困难，快步登上凹凸不平的山顶，进入窒息的山洞。大约1个小时之内，3个中队以分队为单位，完成了进入阵地、装填弹药等一系列迎战准备。出光中尉看到，老兵沉着，但脸上阴沉，新兵惊慌，有的乱叫，有的哭泣。伴着分队长的催促声，喊叫声，气氛紧张，装填弹药的金属声，使整个要塞里充满了杀气。

这时，出光中尉突然想起，昨天大昭奉戴日，从东宁城里派来的五名随军“女给”，此时正住在要塞外兵营里专供官兵娱乐和喝酒的地方，他令人领进要塞当包扎所的女护士。而后，他又想起还有长期留用的40名八路军俘虏劳工，正禁锢在兵营里。怀疑这40名八路军会趁战斗空隙谋反，他命令把这些劳工关进粮库，以防不测。随后，他来到指挥所向齐木部队长建议扼守胜哄山、朝日山、营山、出丸阵地的各种方案，尤其是提出放弃出丸阵地的设想，令齐木部队长惊讶，并极力反对。而出光中尉则说：“现在兵力不足，勉强派去一个小队，也是无法守护阵地的，会白白消耗兵员。”他的断然拒绝，使齐木部队长也不得不面对只有650名兵力和一门榴弹炮，一门75毫米的连队炮，一门步兵炮，10挺机枪的现实。他只有让出光中尉代替了他的指挥权。出光中尉已预料到苏军展开了全面进攻，他已做好为了天皇效忠、“玉碎”的准备。虽然他的军职只是个中尉，但他却担当了亚洲最后战场上没有日本关东军旅团司令部委任的将校级指挥官。在《最后关东军》中得到了最高的评价。“士兵面前的中尉，其威力和威信是巨大的”，“他代替部队长，下达了第二号作战命令。”其实第一号作战命令也是他未取得齐木部队长的同意下达的。